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

二十三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五

古史論七篇并序

古史序

頴濱先生



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爲爲宗萬物莫能嬰之其於爲善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其於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如竊脂之不穀不學而成不勉而得其積之中者有餘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有不可得而知也孔氏之遺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萬物猶將賴之以存而況於人乎自三代之衰聖人不作世不知本而馳騁於喜怒哀樂之餘故其發於事業日以鄙陋不足以睇聖人之萬一雖春秋之際王澤未竭士生其間習於禮義而審於利病如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流皆不足以知之至於孔子其知之者至矣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時以告人而天下亦莫能信也陵遲及於秦漢

三蘇論

一

六百三十一

士益以功利爲急言聖人者皆以其所知臆之儒者留於度數而知者溺於權利皆不知其非也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爲本紀世家列傳記五帝三王以來後世莫能易之然其爲人淺近而不學踈略而輕信漢景武之間尚書古文詩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於學官世能讀之者少故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戰國之際諸子辯士各自著書或增損古事以自信一時之說遷一切信之甚者或采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及秦焚書戰國之史不傳於民間秦惡其議已也焚之略盡幸而野史一二存者遷亦未暇詳也故其記戰國有數年不書一事者余竊悲之故因遷之舊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錄始伏羲神農訖秦始皇帝爲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追錄聖賢之遺意以明示來世至於得失成敗之際亦備論其故嗚呼由數千歲之後言數千歲之前其詳不可得矣幸其猶有存也而或又失之此古史之所爲作也

帝堯

四岳薦鯀於堯堯知鯀之不可用而屈於四岳民被其害者九年後世疑之知其不可而用之不仁屈於四岳而不能信不知子嘗論之水之爲害不可一日不治而人之知治水者雖聖賢有不能也是以堯舜皆不自治得禹而後濟方禹之未見也天下言治水者莫如鯀奔鯀而不試有不仁焉斯堯之所以用鯀也歟

帝舜

學者言堯舜之事有三妄焉太史公得其一不得其二莊子稱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莊子蓋寓言焉而後世信之太史公曰舜禹之間岳牧咸薦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而許由何以稱焉孟子曰堯將舉舜妻以二女瞽瞍不順不告而娶既而猶欲殺舜而分其室然舜終不以爲怨余考之於書孟子蓋失之矣世豈有不能順其父母而能治天下者哉四岳之薦舜曰丞丞又下格茲益之稱舜曰夔夔齊栗瞽瞍

允若則舜之爲庶人既已能順其親使不至於茲矣父母兄弟之際智力之所不施也有頑父嚚母傲弟而能和之以不失其親惟至仁能之此堯之所以用舜而不疑者也父子相賊茲之大也豈其既已用之而猶欲殺之哉孟子又言堯舜禹之終皆薦人於天堯崩舜避堯子於南河之南舜崩禹避舜子於陽城天下皆往歸之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禹崩益避禹子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啓故益不得爲天子以書觀之此亦非君子之言也舜禹之攝格于祖考郊祀天地朝見諸侯巡守方岳行天子之事矣及其終而又辟之何哉使舜禹辟之天下歸之而其子不順將從天下而廢其子歟將奉其子而違天下歟此事之至逆由辟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於禹辟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爲匹夫猶且恥之而謂益爲之哉

夏

聖人之於天下苟可以安民不求為異也堯傳之賢而禹傳之于後世以為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大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為天下而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為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為異也而天下何獨疑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以予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為不可異故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堯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為之豈以為異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為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為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為不足授也

使天下復有禹予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啓足為天下故也啓為天下而益為之佐是益不失為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夫子歎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為功此君子之異於眾人者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夫異以其有時而窮也閔子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樂子夏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取琴而鼓之其樂侃侃然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為賢由此觀之禹益之事傳者之過也記有之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舜禹皆有所從受天下者其所從受天下者不可忘也故宗堯而置瞽瞍此天下之大義也至禹不獨廢堯而且忘舜鯀雖得罪以父故得祭於郊從舜之義則禹為忘其君從禹之義則舜為忘其親二者皆聖人之所不為也予聞之禮之所行義之所許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舜禹之有天下則先王之所

未有也故堯雖非父而其德載於後世不可以不宗也瞽雖其親而無功於人不可以私享也二者皆義也至夏后氏郊鯀而宗禹此禹之子孫之禮也孰謂禹之不宗舜哉柳下惠稱有虞氏郊堯而宗舜先儒以爲此虞氏子孫之禮也以虞推禹則禹其有不宗舜乎雖然夏之子孫所以不宗舜者以有鯀也鯀雖得罪於舜而從事於水者九年非瞽叟之比也故卒爲夏郊而三代祀之三代猶以其功祀之而其子孫顧可以他人廢之乎故夫虞夏之祀皆義之所予也

商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蓋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繫縛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

三季論七十五

四

四

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弱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爲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箕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寢衰矣夫尊賢上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

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書稱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蓋伊尹耕於莘野既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其私行也湯必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為從湯伐桀以濟斯世不若使伊尹事桀以止其亂雖使夏不亡商不與無憾也及其不可復輔於是捨而歸耳其後文王事紂亦身為之三公至將囚而殺之然後弃之而西蓋湯之於桀文王之於紂其不欲遽奪之者如此此其所以為湯文王而後世之所不及也

周

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余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以為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為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鬪而相苦

三蘇論七十五

六十五

五

七

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寧於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於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墮啜土飴土堦三尺茅茨不剪至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際其精布於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於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為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鼎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以為神之縮之也體魄降於地魂氣升於天恍惚誕謾而不知其所由虬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祊以為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肖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安也於是先黍稷而飯稻梁先大羹而飽庶羞以為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復以為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

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襄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蓋以爲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爲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昏喪祭而不爲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求周之文而未至非所以爲法也

秦

三代聖人以道御天下動容貌出辭氣逡巡廟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相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已卑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田常三晉之亂天下

三蘇論七十五

六百九十一

六

十一

遂爲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爲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相文之事且不試矣而況於文武成康之舊歟秦起於西陲與戎狄雜居本以強兵富國爲上其先襄公最賢詩人稱之然其所以爲國者亦猶是耳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夫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矣爲霜然後堅成可施於人今夫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而君子以爲未成故其後世狃於爲利而不知義至於商君厲之以法風俗日惡鄙詐猛暴甚於六國卒以此勝天下秦之君臣以爲非是無足以服人矣當是時諸侯大者連地數千里帶甲數十萬雖使齊相晉文假仁義挾天子以令之其勢將不能行惟得至誠之君子自修而不爭如商周之先君庶幾可以服之孟子游於齊梁以此干其君皆不能信以爲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之仁義何足以致此然魏文侯當時之弱國也君王右齊之一婦人也魏文侯行仁

義禮下賢者用卜子夏曰子方豈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君王后用齊
四十餘年事秦謹與諸侯信而齊亦未嘗受兵而況於力行仁義中心
慘怛終身不懈而有不能勝者哉夫衣冠佩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
可以却猛獸定心寡欲可以懷鬼神孟子曰仁不可以為衆誠因秦之
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以來天下彼將襁負其子而至而誰與共
守惜乎其明不足以知之竭力以勝敵敵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始皇

諸侯之興自生民始矣至始皇滅六國而五帝三代之諸侯掃地無復
遺者非秦能滅諸侯而勢之隆汙極於此矣昔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
帛者萬國傳商及周文武之間止千七百餘國夫人之必爭強弱之必
相吞滅此勢之必至者也彼非諸侯獨能自存聖賢之君時出而齊之
是以強者不敢肆弱者有以自立蓋自禹五世而得少康自少康十二
世而得湯自湯八世而得大戊自太戊十三世而得武丁自武丁八世

三錄論七十五

六百六十六

七

七

而得周文武當是時雖有強暴諸侯不得以力加小弱然虞夏諸侯亡
者已八九矣自文武成康以來三十有三世獨一宣王能紀綱諸夏
幽平以後諸侯放恣春秋之際存者百七十餘國而已雖齊桓晉文迭
興以會盟征伐持之而道德不足其身所攻滅蓋已多矣陵遲至於六國
獨有宋衛中山泗上諸侯在耳地大兵強皆務以詐力相傾雖使桓文
復生號令將有所不行非有盛德之君不足以懷之矣是以至於蕩滅
無餘而後止秦雖欲復立諸侯豈可得哉而議者乃追咎李斯不師古
始使秦孤立無援二世而亡蓋末之思歟夫商周之初雖封建功臣子
弟而上古諸侯綦布天下植根深固是以新故相維勢如犬牙數世之
後皆為故國不可復動今秦已削平諸侯蕩然無復立錐之國雖使並
建子弟而君民不親譬如措舟滄海之上大風一作漂卷而去與秦之
郡縣何異且獨不見漢高晉武之事乎割裂海內以分諸子大者連城
數十舉無根之人寄之萬民之上十數年之間隨即散滅不獲其用豈

非惑於其名而未察其勢也哉古之聖人立法以御天下必觀其勢勢之所去不可強反今秦之郡縣豈非勢之自至也雖然秦得勢而不免於滅亡蓋治天下在德不在勢誠能因勢以立法務德以扶勢未有不安且治者也使秦既一天下與民休息寬徭賦省刑罰黜奢滌崇儉約選任忠良放遠法吏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

重慶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五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六

古史論十八篇

吳

穎濱先生

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九世不通中國壽夢以下始與諸侯盟會七世而亡然孔子作春秋終以蠻夷書之謂之吳而不人蓋禮義不足故也春秋諸侯國而不人者三楚始稱荆而已僖元年書楚人伐鄭文九年書楚子使椒來聘自是遂與諸侯齒而吳越終春秋不人此其禮義存亡之實也故予因春秋所書而推考三國得失之効以為吳越皆戰勝攻取能服人矣而無禮義以自將吳欲以乘陵諸夏而不知止故闔閭之後覆亡而不救越能自安於蠻夷無意於王伯故勾踐之後固陋而無聞至於楚禮義雖不足道而亦無媿於齊晉故其後遂與戰國相終始由是觀之禮義之於為國豈誣也哉

齊

三蘇論七十六

一

六百字

三代之得天下其所以異於後世者惟不求而得之耳世之論伊尹太公多以陰謀竒計歸之其說乃與漢陳平魏賈誦無異夫陳平賈誦之事張子房荀文若之所不為也而謂伊尹太公為之乎太公蓋善用兵老而不衰與文王治岐而司馬兵法出焉要之皆仁人豈以詭詐為文武傾人以自立者哉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使人免左衽之禍孔子以仁許之然死不旋踵適庶爭立桓公不得葬幸而不亡以管仲之知而不免於此蓋物有以蔽之歟古者將治天下必先治家以為其道當自是往管仲為齊大夫塞門反坫身備三歸而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其行甚穢管仲以為不害霸不禁也夫古之聖人為君臣父子夫婦之禮皆有本末不徒設也故以舊坊為無用而毀之者必有水患以舊禮為無益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古之君子身修而家治安而行之不知其難而亂自去今管仲媮取一時之欲而僥倖於長久難哉桓公季年將立世子管仲知其將有適庶之禍遂與桓公屬孝公於宋襄公

夫使相公妻妾適庶之分素明家事素定則太子一言立矣而他人何與哉蓋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於是窮矣

魯

魯自宣公殺其世子而自立公室遂卑三桓分有其民而竊咻之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公還自楚不敢入歸而不敢問蓋魯君之失國也久矣至昭公不忍其偏未能收民而舉兵攻之遂以失國哀公孤弱甚於昭公又欲以越人攻之終亦出死於越嗟夫棄民五世而欲一朝收之宜其難哉昔齊晏子嘗告景公以田氏之禍公問所以救之者晏子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而大夫不收公利景公稱善而不能行齊卒以亡語稱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使民戰栗孔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予嘗攷之以為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隱荅焉

三蘇論七十六

二一 六月三十

上

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孔子知其不可曰此先君之所為植根固矣不可以誅戮齊也蓋亦有意於禮乎不然何咎予之深也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隱至昭而逐於季氏九十世自宣至定而制於陽虎凡五世虎不逾世而敗自是三桓微散漫不復見而魯公室雖微不絕遂與戰國相終始蓋以臣僭君不義而得民要以其力自斃君雖失衆而其實無罪久則民將哀之其勢固當然哉

燕

燕召公之後然國於蠻貊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橫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入吳教吳乘車戰射與晉楚方爭七世而亡燕吳雖南北絕遠而興亡之迹大略相似彼說客策士借人之國以自快於一時可矣而為國者因而徇之狂猖恣行以速滅亡何

哉夫起於僻陋之中而奮於諸侯之上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則可不
然皆禍也至太子丹不聽鞠武而用田光欲以一匕首斃秦雖使荊軻
能害秦主亦何救秦之滅燕而況不能哉此又蘇秦之所不取也

蔡

世俗之說曰舜囚堯不得其死禹逐舜終於蒼梧之野周公將篡成王
二叔譏之乃免於亂彼以小人之情度君子之心亦何所不至哉今夫
聖人雖與世同處而其中浩然與天地同量彼其食粟衣帛蓋有不得
已耳而況與人爭利哉諸葛孔明受託昭烈以相孺子雖使取而代之
蜀人安焉然君臣之義沒身不替孔明尚然而況於聖人乎彼小人何
足以知之

曹

孟子有言王不待大而伯必有大國王者以德伯者以力以德服人凡
有知者莫與之較以力服人力之所不勝則殆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
百里齊相晉文皆因大國之資而後有成齊襄公楚靈王奮齊楚之力
無德而求諸侯國未可立而身死之曹伯陽宋王偃國小德劣而圖伯
者之事身死而國隨以滅夫惟樂天者可以保天下畏天者可以保其
國未能畏天而求樂天之功難矣哉

陳

楚方北征諸夏而陳蔡許鄭適當其衝其為國也難矣吳季子札見鄭
子產曰子為國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子產以區區之鄭立於晉楚
之間苟而不懼卒免大國之患非禮何以當之若陳蔡許顛沛隕越之
不暇卒先鄭以滅善哉鄭渾罕之論之也曰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
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法作丘賦鑄刑書皆廢法以便事故曰無法夫無禮則不能
自立無以止大國之暴無法則不能字人民將不懷大國不予不折必
卜民不予將以其力自斃此其所以為亡之先後也

杞

杞宋皆天子之事守也蓋禮樂車服在焉故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夏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宋雖不足徵然春秋之際晉楚大國有所不知未嘗不問焉晉悼公過宋觀桑林之舞楚諸侯之如杞遂至於用夷無足言者昔孔子學官名於郟子郟至微矣而禮云其先王之遺文於諸侯為詳孔子之於夏禮猶有考於杞歟而國無君子不能自列悲夫

衛

衛之大亂者冉皆起於父子夫婦之際宣公靈公專欲以興禍固無足言者急子壽子爭相為死而莊公出公父子相攻出入二十餘年不以為恥賢愚之不同至此哉然急壽勇於義惜其不為吳太伯而蹈申生之禍以重父之過可以為廉矣未得為仁也昔者孔子之問人季路高柴皆事出公孔子自陳反於衛子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之仁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嗚呼衛之名於是可謂不正矣靈公黜其子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人道絕矣孔子於是焉而欲正之何為而可靈公之死也衛人立公子郢郢不可則衛人立輒使輒而如禮必辭辭而不獲必逃輒逃而郢立則名正矣雖以拒蒯瞶可也雖然孔子為政豈將廢輒而立郢耶其亦將教輒避位而納蒯瞶耳蒯瞶得罪於父生不養死不喪然於其入也春秋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非世子而以世子名之以其子得立於衛成其為世子也若輒避位而納其父是世子為君也而名有不正乎名正而衛定矣

宋

宋襄公欲求諸侯與楚人戰于泓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以此兵敗身死而公羊嘉之以為文王之戰不過於此余竊笑之夫襄公凌虐小國

至使邾人用鄆子于次旦之社雖桀紂有不為矣乃欲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求為文王不亦過甚矣哉夫堯舜文武其所以自為者至矣始於其身而至於其室家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夫是以干羽可以格三苗因壘可以服有崇不然將敗折自救之不暇而況以服人哉嗚呼儒者不原本末而惑於虛名將以盃水勝輿薪之火悲夫

晉

晉文公辟驪姬之難處狄十有二年奚齊卓子相繼戮死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咎犯靖而待之若將終焉者至於惠公起而赴之如恐不及於是秦人責報於外而里不要功於內不能相忍繼以敗滅內外絕望屬於文公然後文公徐起而收之無尺土之賂一金之費而晉人戴之遂霸諸侯彼其處利害之計誠審哉夏商之衰湯文王皆起於諸侯積德深厚天下歸之不得已而後應故雖取天下而無取天下之患其後皆數十世若晉文公德雖未足而待其自至則庶幾王者之事也

三蘇論七十六

五

杜

是以主盟中夏幾三百年其功業與齊桓等而子孫過之遠甚夫豈非其積之有厚薄故耶晉悼公之復霸也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未嘗一與楚戰卒以敵楚而服鄭蓋古之善用兵者皆以不戰屈人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方鄭之未服也中行偃變厭巢皆欲以戰勝楚惟智瑩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遷延稽故而楚人自敝不較而去不然二子將為先穀而瑩將為林父如瑩可謂知兵矣

楚

楚靈王因陳公子招之亂而滅陳追討蔡侯般之弑君而滅蔡假大義以濟私欲晉政已亂莫之能較沛然自以為得計矣不十年而有乾谿之禍秦惠王使張儀說楚懷王欺而賣之如劫嬰兒昭王又誘而執之咸陽加之以兵遂分楚之半此其惡甚於楚靈王然傳子孫累世其禍乃應夫國於天地有與立矣一日為惡禍未即報也本弱者速斃根深者徐拔彼方以得為幸而不知天網之不失也是故楚雖已滅而楚之父

老知秦之禍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卒之滅秦者皆楚人也楚莊王討陳夏徵舒圍鄭及宋力皆足以取之棄而不有夫豈不欲畏天故也莊王既霸諸侯而楚遂以興天命之不僭如此而可誣也哉

鄭

鄭之諸公栢武之後惟莊公爲賢然其爲人喜權而任數栢武之風衰焉叔段之亂諸大夫皆欲早爲之所莊公之明足以制之然釋而不問俟其惡成而後加以大戮此非不忍於弟蓋忍之至也孔子深探其心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而丘明謂之鄭志蓋謂此也周平王栢王貳於號公莊公既質王子取麥禾矣則又率齊而朝之伐宋而說之政不可行於是兵交中原射王中肩鳴呼其殺心發於中卒不可得蓋如此鄭自莊公始畏楚穆襄之後無歲不被晉楚之兵子駟子展爲政不知所出惟其來者與之鄭幾於亡及晉悼公三帥諸侯以弊楚師楚不能爭而子產受之以禮自固雖晉楚之暴不能加焉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又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吳季札過鄭謂子產政將及子子爲政必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子產用之鄭以復安如季子可謂知務矣哉

越

吳以蠻夷爭盟上國凌蔑齊晉結怨楚越再世而亡何者地遠而民勞勢不順也越王勾踐既克夫差雖號伯王而實斂兵自守無大征伐分吳故土以畀楚宋魯遂以保國傳世彼親見其害知所以自監矣哉至王無疆無鬪問之知而有夫差之愚其殘國宜矣昔楚莊王克陳宋鄭力能取之而不有諸侯安之而楚遂以興靈王大城陳蔡不羹經營中夏貪而不止則身受其咎蓋東南之常勢於是可見矣自東晉以來至於陳皆國於吳越之墟成敗之迹無不然者雖栢溫劉裕善用兵或能一勝而民以罷弊訖於無成至郝浩庾亮蓋不足數也如謝安之賢猶勉強北征失策而死亦眩於其名而未安其實故耶嗟夫謀國如蔡謨吾有取焉

趙

趙於戰國強國也非大夫計未遽亡也孝成王貪上黨之利不聽趙豹而聽趙勝以致秦怒一失矣使廉頗拒秦長平聽秦之間而使趙括代頗再失矣趙括既敗邯鄲被圍虞卿請以重寶附楚魏以援國示秦則秦媾可合王不能用而聽趙豹使鄭朱入秦求媾諸侯由此莫肯救趙三失矣積此三失以致大敗僅能自存由此觀之非秦獨能敗趙而趙之所以自敗者多矣故善為國者必先定計慮計慮既定雖有禍敗不至亡國也

魏

魏文侯非戰國之君也內師事卜子夏友田子方段干木被儒服者身無失德用吳起西門豹李悝盡力耕戰民賴以富而敵不敢犯外以禮與信交接諸侯與韓趙毋怨終其身魏人不知戰國之患雖非盛德之主使當平世得行其志雖西漢文帝不能遠過也一時諸侯無足言者矣至子武侯稍已侵暴鄰國至孫惠王藉父祖之業結怨韓趙齊乘其弊殺龐涓虜太子申秦人因之遂取西河地魏由此衰不然以全魏之力據山河之利秦豈能動之哉

韓

韓之先獻子厥最賢然春秋之際諸侯之賢大夫如獻子者多矣而子孫莫興太史公以獻子存趙氏之孤為天下之陰德故宜有後予以謂不然韓之先與晉同祖皆周武王之後也史伯謂鄭桓公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晉自文公伯諸侯至平公八世猶未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獻子何足以當之然周襄姬姓復興者三國燕與韓魏皆據地千里后稷播種百穀以濟饑饉其報固當然哉

田敬仲

蘇秦欲連諸侯以拒秦此一時良筭也公孫衍一說齊魏而蘇秦之約

不能期年以壞衆志之不一其勢固難成哉然方相秦人謀雖善將有不能支者彼韓魏趙楚與秦壤地相接雖欲勉強抗秦而干戈日至勢不可矣如燕齊負海前有四國之限燕弱不足言如齊之強使與四國合從推其有餘以補不足時出而拯其亟雖秦之暴亦安能遂滅諸侯乎然威宣方以其力攻伐諸侯諸侯不親潛王取宋破燕求逞其欲不暇及遠而王建媮安自守僥倖秦之見容與五國相隨而亡豈非天哉然吾觀六國之亡其君無一人可以守國者楚考烈王死李園專國負芻與王猶爭立僅能自定而秦兵至趙王遷信讒以誅李牧魏景湣王用秦間以廢信陵韓王安制於韓玆燕丹私怨始皇欲以刺客斃秦雖使秦寇不作其勢亦不能久安矣而況秦乘其弊乎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六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七

古史論十九篇

伯夷 叔齊

穎濱先生

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孔子與之何哉夫文武之王非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免而不得紂之存亡不復為損益矣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之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為慙而孔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無道弑春秋雖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然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人晉靈公為之會諸侯于扈以不討賊不叙明君臣之義不以無道廢之也

管仲

孔子稱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民到于今受其賜以仁許之至於子路稱其果而已曰仁則吾不知也然孟子以為子路曾子之所

三蘇論

五十七張用

畏而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何哉夫管仲之所以為其國者至矣然其所以不若三代者蓋求而後得之非其有餘而自及之也孟子有言居下位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弗悅於親矣故人必先自信自信之餘而後親信之親信之餘而後友信之友信之餘而後君信之君信之餘而後能治民皆以其有餘及之未有不能誠身而能治民者也雖或能之民之報之也必粗矣夫子路自誠其身而為之矣而其功未嘗及民管仲其功足以及民矣而其身未嘗自信也故三歸反坫子路之所不為而九合諸侯子路之所不能也由子路之道惟其不成成則堯舜是也由管仲之道止於是而已矣此孔子之所以取之而孟子之所不予也

晏平仲

管子以相公伯然其家淫侈不能身蹈禮義晏子之為人勇於義篤於

禮管子蓋有愧焉然晏子事靈莊景公皆庸君功業不足道使晏子而得君如管仲於桓公其成就當與鄭子產比耳至於糾合諸侯攘却戎狄未必能若管仲也唐姚元崇宋璟皆中興賢相然元崇好權利事武后立於群枉之中未嘗有一言犯之及事明皇帝時亦有所縱弛太廟棟毀巡遊東都以為無害至於宋璟介潔特立於武后世排斥權倖身危者數矣其於明皇帝亦未嘗有取容之言故世常以元崇比管仲璟比晏子或庶幾焉

柳下惠

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義不事武王而柳下惠降志辱身三黜於魯而不去行若冰炭之異而聖人皆取之者其心一也心苟不然則伯夷必陷於狷柳下惠必陷於鄉原而孔子奚取焉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君子平治其心外累既盡至於不可加損人莫得而見也惟其出處語默應於外者不一而其中未

嘗違仁然後知其為同耳然孔子之論此三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仁人未嘗以聖人許之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聞其語矣見其人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至于今稱之其斯之謂歟蓋孔子之稱夷齊以為賢於當世之君子至於當世諸侯大夫則不能望其垣墻耳非以為堯舜等比也故其叙逸民亦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而尚足以為聖人乎至孟子始謂伊尹伯夷柳下惠皆古之聖人與孔子異而世俗又從而廣其說曰此三人者皆聖人之趨時者也伊尹之後士多進而寡退故伯夷出而矯之伯夷之後士多退而寡進故柳下惠出而矯之夫三代之風今世不得見矣春秋之際士方以功利為急孰謂其多退而寡進也哉此皆妄意古人耳湯之稱伊尹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入伊尹之自稱亦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

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及孔子叙書曰不以爲過謂之聖人或庶幾焉如伯夷柳下惠吾從孔子而已

曹子臧 吳季札

春秋之際世不知義而以權利爲貴雖齊桓晉文皆以爭國成名者也如子臧之於曹季子之於吳皆有可取之義棄而不顧而況於爭乎予高二子之義欲考其行事而子臧反國而致邑事不復見季子事吳九十餘年觀其掛劍於墓不以死背其心葬子臧博不以恩累其志引兵避楚不以名害其德蓋其所以養心者至矣雖祿之天下將有所不受而況於吳乎彼其所養者誠重故也

晉叔向

樂王鮒言於君無不從欲爲叔向請以其從也棄而不應祁大夫老矣無位於朝以其覺也知其必爲己言何其明哉不然晉楚之際亦多故矣同盟有秉甲之變交聘有司宮之禍苟明不足以應之身受其辱而國被其患可勝言哉然平丘之會齊人不服叔向詰之以禮威之以衆攘臂而仍之僅乃得之嗚呼殆哉彼不幸而仕於襄晉蓋不得已而然歟

范文子

欒武子始用智范韓所至有功一不用文子幾不免死雖免死卒蒙弑君之惡嗚呼死生之於人亦大矣文子以死易亂而欒武子恥失諸侯不知兵之加其頸也其愚知蓋已遠矣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原論晉大夫之賢者稱范武子遺文子夫武子文子吾未知其孰賢彼以死生取之是以遺文子歟

鄭子產

子產爲鄭不以禮法假人凜乎其不可犯也將死戒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火烈人望而畏之則鮮死水溺人狎而翫之則多死故寬難子太叔爲政不忍猛鄭國多盜然後悔之由此言之子產豈徒寬惠者哉然孔子之稱子產曰惠人又以爲

古之遺愛儒者由此意之故孟子言子產以乘與濟人於溱洧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甚者又曰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此皆非子產之實蓋惠而愛人無禮法以將之則有所不行若子產則以禮法行惠者也孔子之說云爾

孔子

孔子一用於魯有成功矣而魯定公季桓子皆庸人一為女樂所娛視棄孔子如脫弊屣孔子去魯而游諸侯有意於擇君矣乎當是時諸侯無可言者衛靈公雖無道而善用人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以無失其國孔子疑可輔焉是以去魯二年而往反於衛者四及知其不用然後適陳適蔡皆再孔子之於陳蔡無取焉耳陳蔡近於楚而楚昭王葉公諸梁一時賢君臣也盤桓以竢焉前後六年見葉公不合卒見昭王將用之矣而子西間之昭王亦死知諸侯無復可與共事者然後浩然有歸老之意然猶反於衛五年以須魯人之招也蓋翔而後集故歟孔子於衛見南子於魯欲從公山弗狃於晉欲從佛肸弟子或疑之而後世亦未免焉昔柳下惠嫗不建門之女魯人不以為淫魯有男子與婦人皆獨居婦人有意將從之拒而弗納婦人曰子何不為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孔子聞之曰學柳下惠者未有若此人者也然則此亦孔子之所獨歟

孔子弟子

孔子於諸弟子獨稱顏子之好學弟子之賢者衆矣而孔子不以好學許之豈妄言哉吾嘗論之弟子之知孔子者獨顏子耳孔子之道如天然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顏子識其大者也故仰之而知其有高者存焉鑽之而知其有堅者存焉故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此孔子所以獨稱其好學也人誠有見於此譬言如為山雖覆一簣未有能止之者也苟誠無見矣雖既九仞不復能進也此顏子與衆弟子之辨也

舟雍

古者七介以相見三辭三讓而後至無所不致其文所謂敬也不敬則
確確則易易則民慢故古之君子其躬無所不敬其於人也則不然平
易近民而後民安之太公之所以治齊則居敬而行簡者也伯禽之所
以治魯則居敬而行敬者也雖周公亦憂魯之不競則仲弓之言周孔
之所許也

宰子

太史公言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余以為宰
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為不善不至於從畔逆
弑君父也宰我不幸平居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恒之
亂本與闕止爭政闕止亦曰子我也田恒既殺闕止而宰我蒙其惡名
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闕止弑簡公則尚誰族宰
我者事蓋不必然矣夫使宰我陷於逆亂猶不足惜也而使孔子門人

手蘇滄七十七

久百十

五

集世

之高第至於如此豈不為孔氏惜哉李斯言田恒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因弑簡
公又劉向別錄田成子與宰我爭宰我及伏
卒將以攻田成子今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母起賜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為旌節以
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殺宰我信如此說則宰我乃田恒之仇為齊攻田恒者非與田恒
作亂矣要之田闕止亦曰子我故戰
國諸子誤以為宰子皆不足信也

端木賜

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越子觀春秋左氏傳齊之
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
子貢吳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恒未任事凡太史公之所記皆非也蓋戰
國說客設為子貢之辭以自託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孔子有言誦
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孔子之門
所謂言語者初止於此至於子貢加之以巧辯可以解紛紜救患難如
今所載而已若如公孫衍張儀騁其詭辯傾覆諸侯以快意一時此則
孔氏所諱也

冉求

仲由

冉有季路皆以政事稱於孔氏冉有才有餘而志不足其於季氏委曲從之不能有所立也至於季路志厲而識闇事衛出公雖父子爭國而不知其危也方其攻莊公於臺上使幸而莊公舍孔悝季路與悝皆出猶可言也莊公方質孔悝以取衛其不釋悝明矣孔悝不出遂攻而勝之則為臣弑君季路雖生將安所容身乎嗚呼學於孔子而其慮害曾不若召獲悲夫

小商

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譬如農夫之殖草木既為之區別概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成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矣而況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務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偽自是而起此子夏所謂誣也

曾參

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禪禹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相詔者至於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蓋嘗與子貢言之矣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曰非歟曰非也子一以貫之雖與子貢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不然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曾子出門人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則與子貢異矣然曾子以一為忠恕則知門人之不足告也夫及孔子既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嗚呼孔子之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謂是與

曾點

四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哂由也以其不讓而其與點也以其自知之明與如曾皙之狂其必有不可施於世者矣苟不自知而強從事焉禍必隨之其欲從弟子風乎舞雩樂以忘老則其處已也審矣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為貴者哉

樊須

樊遲之學為農圃蓋將與民並耕而食歟此孟子所謂許行之學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此孔子所謂樊遲小人也

有若

苟至於君子未有無恥者也孟子稱禹崩益辟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啓然後益不敢踐天子位太史公稱孔子既沒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師之如孔子時及問而不能答乃斥去之夫以益有若之賢而其無恥至此極歟且月宿于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十而生五子此卜祝之事而鄙儒所以謂孔子聖人者也戰國雜說類此者多矣孟子猶不能擇而況太史公乎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七



